元刊芸澤叢書

北京圖書館藏

重刊校正笠澤叢書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叢書甲

陸魯望文集序蜀本有此今刊入　叢書序
江湖散人傳　散人歌
後虱賦并序　移石盆絶句
杞菊賦并序　甫里先生傳
自遣詩并序　二遺詩并序
人日代客子　閑書
鵁鶄詩并序　苔賦并序

書李賀小傳後　蚕賦并序
雜説　大儒評
自怜賦并序　吴體詩
獨夜　石竹花詠
寄吴融　春寒賦

叢書乙

寒泉子對秦惠王　説鳳尾諾
螢　蟬
秋熱　戰秋辞

復友生論文書　治家子言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中秋待月　記稻鼠
蠹化　登高文
送小雞山樵人序　哀茹葷工
祭梁鴻墓并序　紀錦裙
紫溪翁并序
蘘書丙
田舍賦　五歌并序

放牛歌　水鳥歌
刈穫歌　雨夜歌
食魚歌　象畊鳥耘辯
禽暴　告白蛇文
祝牛宮辞并序　招野龍對
漢三高士贊　兩觀銘
卜肆銘　陋巷銘
馬當山銘　書銘
耒耜經　迎潮送潮辞并序

重憶白菊　閑吟
蕘書丁
村夜　紀事
孤鴈篇　南涇漁父
野廟碑　惟松圖賁 并序
別墅懷歸　丁隱君歌 并序
蟹志　鶴媒歌
求志賦 并序　村中晚望
寄淮南鄭竇書記　江墅言懷 并自和

野井　問吳宮辭 并序
水國詩　彼農詩
小雪後書事　南征
北渡　夜泊詠栖鴻
早行　郁李花賦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祀竈解
補遺
蕖城詞 二首　古意
美人　感事

贈遠　別離
井上桐　門前路
引泉詩　素絲
陸龜蒙傳　後序
續補遺
微涼賦　秋蟲賦
塵尾賦　幽居賦

重刊校正笠澤叢書

叢書甲

陸魯望文集序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搏為湖蘓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譔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

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贈左補闕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隱逸傳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郢人樊開題

叢書序

蕞書者蕞脞之書也蕞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苻六年春卧病于笠澤之濵敗屋數間蓋蠹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礪音毁齒猶未徧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沌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强坐内壹欝則外揚為聲音歌詩賦頌銘記傳序往往雜菱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為蕞書自當去諼許園切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諱中略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恠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咲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渚為洲為潢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

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塡不可以為
埏甓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
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
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散人歌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来蓬半垂手捉孤篁
曳寒繭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
性甚野無風期夜棲正與禽獸雜獨自構架縱
横枝因而稱曰有巢氏民共敬貴如君師當時

只効烏鵲輩豈是有意陳尊卑無端後聖穿鑿
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惱亂元氣死日使文
字生姦欺聖人事業轉消耗尚有漁者存熈熈
風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衆疎扈腐
鱸鱖脫正失撿馭非讒痴人間所謂好男子我
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
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峩巍所以腰欲散不
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欹語散空谷
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複便食散酸醎宜書散

渾真草酒散甘醇醨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
客散忘簪屨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
何疑不共諸侯今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
守柝亂則逃妻兒金鏢貝帶未嘗識白刃煞
我窮生為或聞蕃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
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神鋒悉出
羽林仗繢畫日月蟠龍螭太宗基業甚牢固小
醜背叛當殲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
雄雌必然大段剪兇逆須名勁勇扶君麾四方

賊壘猶占地死者暴骨生寒饑婦來輙擬荷鋤
笠詬吏已貴租錢遲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
金何以支秖今利口且箕斂何暇俛首哀惸嫠
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冊撑頹蹶冰霜襦袴
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
悠幸寄羲皇憀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
人號

後虱賦 并序

余讀玉溪生虱賦有就顏避跖之歎似未知虱

作後風賦以矯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常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涵腴乃風之賊

移石盆絶句

移得龍泓瀲灩寒月輪初下白雲端無人盡日澄心坐倒影新篁一兩竿

杞菊賦并序

天隨子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日得以採擷之以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旦暮猶責兒童拾掇不已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者家曰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偕寒乎綠或頴或苕煙披雨沐我衣敗綈我飯脫粟羞慙齒牙苟且粱肉蓴延駢羅其生寔多亦杞未棘亦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

予何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松江上村墟名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摘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今在潤州文宣王廟意以是學為已任而顛倒湯慝胡館切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纇先生恐疑

誤後學乃書摭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按于筐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淩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窓戶硯席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音各于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

省一日去于手所藏雖少咸精寔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刋之樂聞人為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坼揉汙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乱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吴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色無别巳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

飢困倉無斗升蓄積乃躬負畚鍤率畊夫以為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舜徽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蕣置園於顧渚山下（山在吴興郡歲貢茶之所）歲入茶租十許簿為甌犧之實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茶訣皎然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説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無錫縣華山）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吴松

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罇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尒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賫一束書茶爐筆床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

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悄急遇事鼓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久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自遣詩 并序

自遣詩者震澤別業之所作也故疾未平廞獸卧田舍中農夫日以耒耜事相聒每至夜分不睡則百端興懷攪人思益紛乱無緒且詩者持也謂持其情性使不暴去因作四句詩累至三

十絶絶各有意既曰自遣亦何必題為

五年重別舊山村樹有交柯犢有孫更感卞峰顔色好曉雲纔散便當門

雪下孤村淅淅鳴病魂無睡洒来清心搖秪待東窓曉長媿寒雞第一聲

多情多感事難忘秪有風流共古長座上不遺金帶枕陳王詞賦為誰傷

甫里先生未白頭酒旗猶可戰高樓長鯨好鱠無因得乞取艅艎作釣舟

花瀨濛濛紫氣昏（紫花瀨在顧渚步）水邊山曲更深村終須揀取幽栖處老檜成雙便作門

陰洞曾為採藥行冷雲凝絶燭微明玉芝敲折琤然墮合有真人上姓名

長歎人間髮易華暗將心事許烟霞病来前約兮明在藥鼎書囊便是家

醞得秋泉似玉容吐於雲液更應濃思量北海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

羊侻（口早口汗二切）多應自古豪鮮盤金稍置纖腰縱然

此事教雙得不慱溪田二頃苗
偶然携稚看微波臨水春寒一倍多便使華精
如逸少懶能書字換群鵞
昔聞莊叟迢迢夢又道韓生苒苒飛知有姓名
聊寄問更無言語抱斜暉
雪侵春事太無端舞急微還近臘寒應是也疑
真宰恠休時猶未徧林巒
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是惹春風争知天上
無人住亦有春愁鶴髮翁

誰使寒鴉意緒嬌雲晴山晚動情憀亂和殘照
紛紛舞應索陽烏次第饒
古往天高事渺茫争知靈媛不凄涼月娥如有
相思淚秖待方諸寄兩行
本来雲外寄閑身遂與溪雲作主人一夜逆風
愁四散曉来零落傍衣巾
淵明不待公田熟乗興先秋觧印歸我為餘粮
春未去到頭誰是復誰非
雲擁根株抱石危斷来文似瘦蛟螭幽人帶病

慵朝起秪向春山盡日欹
月澹花閑夜已深宋家微詠若遺音重思萬古
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宋玉有微訊賦
南岸春田手自農往来横絶半江風有時不耐
輕撓興暫欲蓬山訪洛公
賢達垂竿小隱中我来真作捕魚翁前溪一夜
春流急已學嚴灘下釣筒
水國君王又姓蕭風情由是寄南或作前朝靈和殿
下巴江柳十二樓前等翠條

強梳蓬鬢整斜冠片燭光微夜思闌天意家饒
惆悵事单栖分付與春寒
無多藥圃近南榮合有新一作春苗次第生稚子不
知名品上恐随春草鬬輸贏
一派溪随若下流春来無處不汀洲漪瀾未碧
蒲猶短不見鴛鴦正自由
山下花明水上曛一橈青翰破霞文越人但愛
風流客繡被何須屬鄂君
妍華須是占時生准擬差肩不近情佳麗幾時

腰不細荆王辛苦致宮名
妃女精神似月孤敢將容易入洪爐人間縱道
鉛華少蝶翅新篁未冐無
負白求丹變姓名主恩潛助亦無成侯家竟換
梁天子王整徒勞作外兵
春雨能膏草木肥就中林野碧含滋唯餘病客
相逢背一夜寒聲減四肢

二遺詩并序

二遺者何石枕材琴薦也石者何松之所化也

化於何越之東陽也東陽多名山就中金華為
家枝峯蔓壑秀氣磅礴數百里不啻而神仙登
臨草木芩怪永康之地亦蟬聯其間中饒古松
往往化而為石磐根大柯文理曲折盡在好事
者得而致於人間以為耳目之異太山羊振文
得枕材趙郡李中秀得琴薦皆茲石也咸以遺
予予以二遺之奇聊賦詩以謝
誰從毫末見參天又到蒼蒼化石年萬古清風
吹作籟一條寒溜滴成穿閑追金帶徒勞恨靜

格音各朱絲更可怜幸與野人俱散誕不煩良匠更雕鐫

人日代客子是年人日立春

人日無春日長懷復短懷遙知雙綵勝併在一金釵

閑書

病學高僧置一牀披衣纔暇即焚香閑堦雨過苔花潤小簟風來薤葉涼南國羽書催部曲時黃巢圍廣州告急東山毛褐慨羲皇升平聞道無時節試問

中林亦不妨

鵁鶄詩并序

客有過震澤得水鳥所謂鵁鶄者貺余黑襟青脛碧爪丹嘴張救反鳥背也色幾及項質甚高而意草一本作草戚畏人余極哀其野逸性又非以能招累者而囚錄籠檻逼迫窓戶俛啄仰飲為活大不快真天地之窮鳥也為之賦詩擬好事者和

詞賦曾誇鸂徒角切鶒牛欲切流果為名悞別滄洲雖蒙靜置疎籠晚不似閒栖折葦秋自昔稻粱高

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讎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
裁書謝白鷗

苔賦

江文通嘗著青苔賦置苔之狀則有懲勸之道
雅未聞也如此則化下風上之旨廢因復為之
以嗣其聲云

天地閉風雨積門迳秋莓苔植離方抱圓累然
疊碧始今封於危亭之下終絡地於荒畦之側
侵竹塢而縱步佑蘭疇而盈尺麗色何似嘉名

孰為高有瓦松畢有澤葵散巖竇者石髮補空
田者垣衣在屋曰昔邪在藥曰陟釐質被綠錢
之美香聞艾納之奇或藫音徒含反或蕣軟或蘚
苔丈答反諒含姿而是類斯感物以隨時則有衛
霍天姻金張世族侯以恩澤拜館以形勝築辟
僭塗梯階緣堿玉牀丹傲之象盡帳蒼梧之翠
禿謂壽祿不必仁守英髦可以力服行叶四凶
身圖五福一日盈滿中年顛覆斯苔也染婕妤
之篲殆晚偏青封逶尉之門經秋更綠彼失寵

以亡家者鮮不動哭則有林塘倚薄衡泌蕭條
茅茨上古机格音各南朝晝偃則書溱晝聖晡崤
則婦餉兒樵溝通壞壍路隔危橋雨霽而魚驚
沫聚霜乾則鶴刷翎飄浪求名而蠖屈虛卜命
而龜焦慫欹瘿枕樹挂風酖山無價買隱有詞
招斯苔也周内史宿酒壺逸烟瓢思逸屈大夫
擣衣砧上黛點情饒彼遺形而放志者能無獨
謠謠曰苔之生兮自若人有哀兮有樂哀者貴
兮樂者賤貴者危兮賤者宴噫哀樂兮何時止

貴賤循環兮而後已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
奴騎駏驉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
中暮歸足成其文予為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
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
溧陽昔為平陵句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
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陁裁
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夫抱

蘩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
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寗氣候古澹可嘉除里
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
日乘驢領小吏經蕎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
隱岩篠坐于積水之傍苦吟到日西而還尒後
衮衮去曹務多施癈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
為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
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滌畋漁者謂之累天物天
物不可暴又可扶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

卵至于槁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耶長吉矣東
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
是哉

蚕賦 并序

荀卿子有蚕賦楊泉亦為之皆言蚕有功於世
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澈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
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藝麻
緝纑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蚕之生

繭厚絲美檽杼經緯龍鸞葩卉官誕益嘵盡取後已嗚呼既豢而烹蚕實病此伐桑滅蚕民不凍死

雜說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之以鳥工龍工藥浴注豕而后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攝于天子頑嚚嫚傲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反受教於女子其術恠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故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邰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邰棄為稷官蒸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

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繫絕顧左右無可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九奚襪帶之足云

柳下惠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大儒評

世以孟軻荀卿子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并天下用為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求已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

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況矧得稱大儒乎吾以為不如孟軻

自怜賦 并序

余抱病三年於衡泌之下醫甚庸而氣益盛藥非良而價倍高每一把臂一下杵未嘗不解衣輟食而後致也其為窮且否一作病亦已至矣聖人云五福六極之數曰壽曰富曰康寧曰貧曰疾曰憂既貧且疾能無憂乎憂既盈矣能無傷乎

人既傷乎能無奪壽乎是不蒙五福偏被六極者也誰其憐之作自憐賦

噫天地兮何德以生予付遂古之道兮惠或作專而行諸聖人耕吾亦畊聖人漁吾亦漁聖人窮或過于是聖人達曾不依於既不獲築說莘伊委身而理天下又不及箕巢潁許散髮而類鶉居率幽憂之情抱將退伏於林廬謂之積兮繁其疏搜羅以虛謂之梏兮輔其儲涵潢乃潴旁無垠兮上無初退不足兮進有餘先寒束縮後燠

敷舒首蓬隆以半散肢棘瘠而枯疎中躁兮熸
炮之蟹外撓兮冠帶之狙淩兢兮上坂之馬帖
捻兮横沙之魚行則左人而右杖卧則夕擁而
晨袪冒忌者即席奮擊責功者越月紆徐瘻寧
忘起憤亦懷攄天難致問道竟何如孟子之言
得矣盡信不如無書雖武城取其二三榮而已
又焉知是歟非歟臯陶瘠師曠瞽予則視瞻而
言語郄克跛行父禿予則趨蹡而櫛沐幸固陋
而或全豈乖離乎素躅敢諫鼓不陳進善栓不

理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天子丞相府不開平
津閤不立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宰執苟吾君
吾相不聞天下之名言則蒼生何由施械而去
蟄傳云垂之空言不若存之於事業易曰未繻
井羸其缾凶歎水德之莫及哀吾材之不試徒
抱影以中泣一蝎在木兮柯瘍菜瘻寒暑三病
兮吾寧禦衰服猛鷙兮捕龍螭吾無力支大舜
禹兮張孔姬吾其庶癸託斯文之赴想冀君子
之攸宜苟家龕戶塞之弗寤老死空山兮已而

新秋月夕客有自遠相尋者作吴體二首以贈

風初寒寥月乍滿杉篁左右供餘清因君一話故山事憶鶴互應深溪聲雲門老僧定未起白閣道士遙相迎日聞羽檄日夜急掉臂欲歸岩下行

又

驚聞遠客訪良夜扶病起坐綸巾欹清談白苧思悄悄玉繩銀漢光離離三吴烟霧且如此百越琛賫来何時林端片月落未落强慰别情言後期

獨夜

新秋霽夜有清境窮檐病客無佳期生公把經向石説而我對月須人為獨行獨坐亦獨酌獨翫獨吟還獨悲古稱獨立與獨步若比羣居終校奇

石竹花詠

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

金錢鬬買却春風是此花

寄吴融 字子華

一夜秋聲入井桐數枝危綠怕西風霏霏晚砌烟華上淅淅疎簾雨氣通君整輪蹄名未了我依琴鶴病相攻到頭江畔從漁事織作中流萬尺筯

春寒賦

宋玉雲夢侍從賦成酒闌君王慘憺顧曰春寒玉少進曰大王之國三分水居其一大王之宮

後庭女充溢波浮其空幽怨積其中不得不雨不得不風風横雨斜天地溟濛寒之中人有異於嚴冬其來也佐迷其狀也惆悵理難辨而詞作色雖莊而意蕩朋比薰鑪留連輔帳相逢置酒則少避酏顏獨自登樓則偏淩遠望臨窓戶遶池塘絲輕畏逼花怯愁當掩抑兮幽襟更遠連牽兮別緒彌長齊紈失色越絮騰光芳神失職陰御爭强朝畊犢戰暮箔蚕僵民病如此君何勿傷襄王於是下席稱謝徹燕少省嬪嬙以

黃金為玉壽然後返駕於高唐

此賦湖州教授關注子東得之江南徐鍇文集注中今附于此會稽石公轍識

笠澤叢書卷甲

笠澤叢書卷乙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處士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縱連横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隋王乎曰不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力懸絶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

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氷折豈連雞不能俱上於棲而已哉寘人塞耳義弗聞也

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鎛鈚董澤之蒲十九為榦一為箕楗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弦斃聞之者悄慼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

朝與秦連横暮得帖帖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
頰未能吞諸侯秦体而强吾亦勇而奮矣設有
辯口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
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舍
縱散横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奮氣入則包蓄
及其殆也搜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
艱難乎春秋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
寒泉子畊於鄙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
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說鳳尾諾

或問予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予
之所聞自晉訖於梁陳已来藩邸之書凡封子
弟為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
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
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
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
漢天子冐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之
文也綷縩然襹褷然織為繪莫的知既冐其行

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荅案晉元帝為瑯邪王時帝羨其才令通習外事嘗使批鳳尾誥南齊江夏王鋒降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誥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戍當番薄縷輕其制作想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識音志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缶羊楛矢者皆知之及脩春秋則遠者略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妄矣予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螢詩

肖翹雖振羽戚促盡疑冰風助流還急烟遮點暫凝不須輕列宿纔可擬孤燈莫倚隨家事曾煩下詔徵

蟬

秪憑風作使全仰柳為都一腹清何甚雙翎薄

更無伴貂金換酒幷雀畫成圖恐是千年恨偏
令落日呼

秋熱

自昔秋捎扇今來意未衰慇懃付柔握淅瀝待
清吹午氣朱崖近宵聲白羽隨惚如南國倠無
復婕妤悲

戰秋辭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關散扇晨烏未光左右
物態森踈強梁天隨子爽騾五可切情慄怳軍庸之

我當濠然而溝壘然而墻纛然而桂隊然而篁
杉嶢攢矛蕉摽建常槁艾矢束矯募絃張蛙合
助吹鳥兮啓行若革進而金止固違陰而就陽
無何雲顏師風白伯蒼滉慘澹隳危摵劃火蒙
上焚雨比下棘如濠者注如壘者闢如纛者亞
如隊者析如矛者折如常者折如矢者仆如矟
者磔如吹者瘖如行者惕石有鬚兮盡纍木具
耳兮咸馘雲風雨烱乘勝之勢驕杉篁蕉募敗
北踣之氣摵天隨子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其有

神吾為爾羞之南北幾圻盜興五朞方州大都
虓節龍旗瓦解氷碎瓜分豆離斧抵耋老干穿
乳兒昨宇今燼朝人暮尸萬犢一啗千倉一炊
擾踐邊朔殲傷蜑夷制質守帥披攘城池弓拳
不刓甲綴不離兜渠歌笈裂地無疑一作宜天有四
序秋為司刑少昊負扆親朝百靈蓐收相臣太
白將星可霾可雹可風可霆可澀溺顛陷可天
札迷寘曾忘鏖剪自意澄寧苟蜡禮之云責觸
天怒而誰丁奈何欺荒庭淩壞砌搬崇巔扯宿

蕙揭編茅而逞力斷緯蕭而作勢不過約弱欹
垂戕殘廢朁可謂棄其本而趍其末捨其大而
從其細也辭猶未已色若媿恥於是墮者止偃
者起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
其間僕雖極頑寘亦知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
難招禍怨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
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

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盃藜羹如五鼎七牢
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
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
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
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罍則銘之藺散上聲澹
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
我太甚苟默默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
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
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

此及子史則曰子近於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
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
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
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
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
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
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
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
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

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
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
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
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
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
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
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
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
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

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
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
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
以詩易為經以書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
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氷至初筮告
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
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

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子遂卒于陲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諭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叙事耶引左氏傳語徵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叙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

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於此安矣又一篇云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何易之繫辭曰齊大小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皋陶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樂之辭非文耶法言曰揚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楊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惣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云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妍耳大凡觧人之說不敢避墉垣膚瓜而自矜於堂奥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縱游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冶家子言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冶家孫也數十年間再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

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墩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彫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振戰陳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龜蒙讀揚雄所為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軌範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事於西漢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默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巴從之受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於隨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生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隨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

唐盡菽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文帝每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必曰房魏上下之心恥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書不絶于口率兄弟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吴中兵荒来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

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内外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徒東帰乎昔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得叅游中以兄弟之許與賖固形於歌詠及丞相為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邊病不能起一未而畊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幖未嘗干東諸侯故没没無一人道著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群材立清廟丈人承間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社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

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為送

中秋待月

轉缺霜輪上轉遲好風偏似送佳期簾斜樹隔情無限燭暗香殘坐不辭寂愛笙調聞北里漸看星澹失南箕何人為枝清涼力未似初圓欲午時

記稻鼠

乾符巳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

于七月當時汙坳沮洳者埃壒塵勃濯檝支派者入戶屢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平聲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僅得葩拆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疫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版擊敺而駛之不能勝若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戎束榜箠木肌體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猫為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有貪而瘠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

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効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刺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況乎上据其財而下啗其食率一民當二鼠不流浪轉徙聚而為盜何哉春秋螽蝝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蟢蟾而青翳葉仰齧飢蚕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韝蒼兮朱間黃腹填而橢墮綏纖且長如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挫軒虛颺曳紵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蝥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拳梏人雖甚怜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

也不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橘之蠹後不見觸蝥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亡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蝥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揚乎戶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滔洋于心噎嗢

在口稚子拱而進曰古往洎洎人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茲辰甚良足肖吾曹趍山選臺席餌樽醪既可遄乎灾眚亦聊釋乎欝陶齊諧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者也嘗有意乎予曰吁稚子之知於是耳曾不探乎興旨吾數畆之間門常晝關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咲以獨憤樂正直而非險艱為書撫之與善治持頑有行同而跡類者尚憤疾乎聲顏一驥在坂百駑在閑傳嘶振秣侮病擠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

況肆遠目而務周梭者哉陽專興遂假竊名器
有土有人前呵後騎佞舌咿啞所向上下鏜威
介私放蕩哆哆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閎大居壓
粉塗朱脊會螭屹扉環獸補輪鮮蹄驕羽翼成
徒繡碧其内絲篁彼姝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
此者又欲見耶纓弁外飾悔咎中積簡弃信行
附比凶德仁澤乾枯義路填塞權之所憎始厚
終斥權之所怜昨罵今惜反掌北面天遼海隔
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兵赤子聚盜煞人無

慚罪人何蹤造化不象名稱同暴以隳墻垣不
填堂興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俜輸輓犒
勞羸豪偏頗役使顛倒鄉毆吏笞不舍童耄如
此者又欲見耶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
慘戚在下吾寧忍欺亦以灾眚可逭欝陶可披
我中去時病言開怒隨我感物悴遐瞻迩噫是
使灾眚孫熾欝陶愈悲惟尔教我百無一宜我
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曷歸無重我
悔吾方憒憒稚子不樂惴縮而退

送小雞山樵人序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寔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楪楸皆薪材直吳之爨此為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為言畫種界以相授自冢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畧多少如此予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蔌輩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賓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

足矣其掌而供事以顧及小雞之樵毗也乾苻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艑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畧薪二百五十於門名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尔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為汝之利耶吾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迨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

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以來百役皆在巳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為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予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長其船兮利其斧輸予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庚突晨烟兮蓬縷縷窓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汝撫

哀茹筆工

夫子之肱力一作弓何緜緜耕不能耒漁不能船截筠束毫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鐫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精揀在價高下缺齧又乎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把編如蚕挐女加反說文云持也汝寔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喪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兎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鋩緡觚獄辭圓

而不流銛而不欺在握方染亦茹之為斲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一本悲作噫

祭梁鴻墓并序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吊以酒為奠其辭曰

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波客皋氏之宇下志沉潛而靡他自吳粲以舉臼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鳧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

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滮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褊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自吳民之粲不得故力耕而自穫所以法先生之義者庶五噫之可作

紀錦裙蜀本作記錦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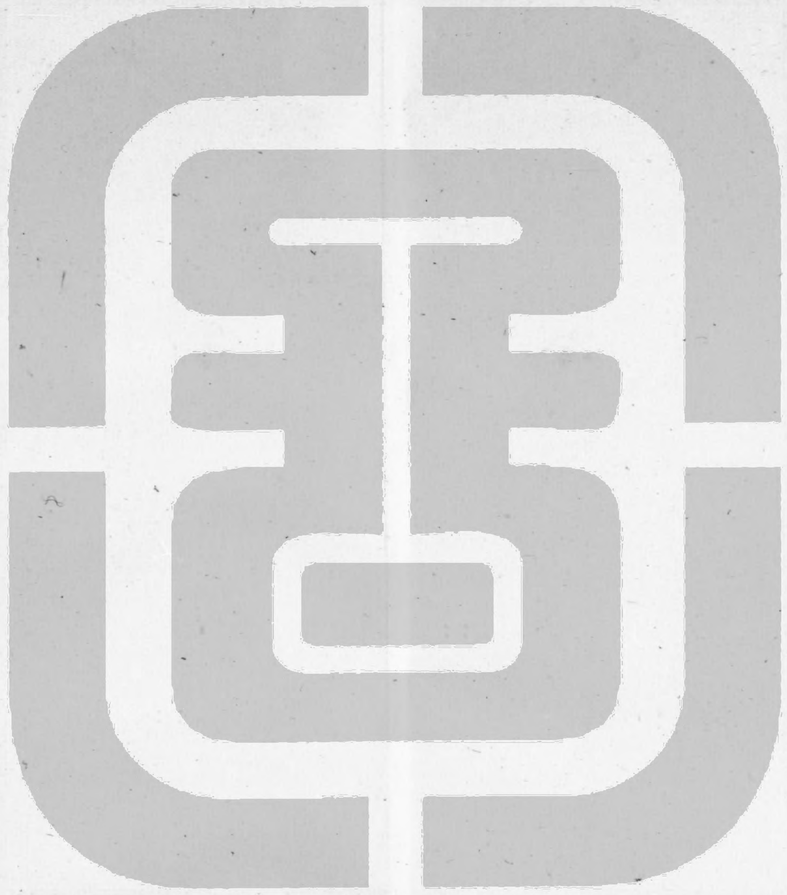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旛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幅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

尺如直其前則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
脛口中銜莩葩背有一鷺鵠聳肩舒毛數與鶴
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
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
雲鎖結乎以相帶有若駮霞殘虹流烟墮霧春
草夾逕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
上聲漏蘂粉塗染盩緪公曾切急也馱疾也或作桓環珮雲隱涯岸
濃淡霏拂靄抑冥窈始如不可辯別及諦視之
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

美又不可狀也裏有繒綵下制綫尚仍舊兩旁
皆觧散蓋折減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
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
者復何人焉因華之為辭繼于錦譜之後俾善
詩者賦之

紫溪翁并序

紫溪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一丘
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溪之石其居平
也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猗吾方在

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弁而賡之曰採江之魚子朝船有鱸採江之蔬子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夭歟貴歟賤歟歌闋而去

笠澤叢書卷乙